



中国

散文

诗研究

黄永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任菊华

ISBN 7-5004-5412-0



ISBN 7-5004-5412-0

定价：26.00元

——现代汉语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

中国散文研究

本书获深圳大学学术出版资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散文诗研究：现代汉语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黄永健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
ISBN 7-5004-5412-0

I. 中… II. 黄… III. 散文诗 文学研究—
中国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249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符佳
责任校对 周皓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73 千字	
定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散文诗研究的新收获

——序黄永健《中国散文诗研究》

蒋登科

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范围看，散文诗的诞生和这个名字的使用的时间都不长，还是一种处于生长期的文体。法国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的诗人。1861年，波德莱尔在法国《幻想派评论》上发表了九章散文诗，以《散文诗》为总题；1862年8、9月间，他又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二十章散文诗，题名为《小散文诗》。波德莱尔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觉地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诗人，他于1869年出版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又名《小散文诗》）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文体学价值的散文诗集。

在波德莱尔以后，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便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诗界所接受，散文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不断繁荣的趋势。在国际上，许多诗人、作家都曾对散文诗这种文体进行过探索和尝试，出现了一批以散文诗创作而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比如俄国的屠格涅夫、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西班牙的阿佐林、法国的纪德、佩斯等等。他们的创作不仅把散文诗这种新生的文体推向了读者，丰富了世界近现代文学宝库，也把散文诗文体不断推向成熟。

中国的散文诗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大开放年代，同中国新诗的诞生一样，中国散文诗的诞生也受到外国散文诗的影响。在这方面，刘半农做了大量有益的开拓性工作，他是第一个译介外国散文诗的诗人，第一个使用“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的诗人，也是第一个写出中国的散文诗作品的诗人。1915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发表了刘半农用文言文由英文转译的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译者是把它们当成小说看待的，总题为《杜瑾讷夫之名著》，包括《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婆妇与菜汁》，即后来人们通译的《乞丐》、《玛莎》、《愚人》、《菜汤》。1918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了由英文转译的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其后还一并翻译了美国《VANITY FAIR》月刊记者的导言，文中称《我行雪中》是一章“结撰精密的散文诗”。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散文诗”文体概念。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期刊发了刘半农创作的散文诗《晓》，这是中国的第一章散文诗。刘半农从译介外国散文诗到创作散文诗，这并非偶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散文诗的诞生与外国散文诗的关系。

自刘半农以后，散文诗的译介和创作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可以列举的名字很多：在译介方面有沈尹默、郑振铎、郭沫若、仲密（周作人）、雁冰（茅盾）、董秋芳、陈竹影、徐培德等等；在创作上，沈尹默、郭沫若、徐玉诺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到鲁迅的《野草》，中国散文诗史上便竖起了第一块里程碑。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历了各种磨难，但不少中国诗人仍然对散文诗文体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优秀的散文诗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使中国成为地地道道的散文诗大国。在20世纪末期，湖南的《散文诗》月刊、成都的《散文诗世界》等大量公开发行

的报刊和民间报刊不断涌现，许多诗歌刊物、散文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甚至报纸副刊也发表了大量散文诗作品，为散文诗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平台，推动着中国散文诗的繁荣与发展。

散文诗创作的繁荣必然呼唤对散文诗文体规律的理论研究。自散文诗诞生以后，不少诗人、评论家就曾对此做出过努力。在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时事新报·学灯》、《文学周报》等报刊都刊发过研究散文诗的文章，特别是《文学周报》，从第22期开始设置了《论散文诗》的专栏，吸引了众多诗人、评论家参与讨论，先后刊发了Y. Z. 西谛（郑振铎）、王平陵、滕固、王任叔、刘延陵等人的文章，为中国散文诗的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四以后，散文诗的创作与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就散文诗的研究看，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期，以王光明的《散文诗的世界》的出版为标志，不少诗人、诗论家都对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发展历史进行过探讨。这种研究热潮的出现，当然与散文诗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文体研究是描述性的科学，文体理论的繁荣与成熟，依赖于该文体在艺术探索上的成熟。但是，相比于小说、抒情诗、散文等文体而言，散文诗只是一个小文体，一个处于边缘的文体，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还相当不够。

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大量接触散文诗的。当时，我在广西工作。广西是当时中国散文诗歌创作与出版的中心之一，许多朋友都有散文诗作品问世。由于受到朋友们的鼓舞，我在那种热潮中也创作了一些作品，结集为《爱与非爱的空间》于1992年出版。同时开始对散文诗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后来，我回到中国新诗研究所工作，在1995年完成了《散文诗文体论》

和《散文诗作家论》两本书稿，但由于出版这样的书要亏本，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就一直放在书橱里。后者还在与一家出版社的联系中丢失，现在想来非常遗憾（当时没有电脑，20多万字的书稿都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没有底稿）。直到2002年，我才从微薄的收入中节约了一笔钱把《散文诗文体论》印了出来。出版以后，得到了学界、诗界同人的一些好评。在该书的附录《散文诗文体的理性思考——几部散文诗论著的阅读札记》中，我谈到了多部散文诗研究、鉴赏方面的著作，包括王光明的《散文诗的世界》、《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徐成森的《散文诗的精灵》、许淇、敏歧、李耕、耿林莽、彭甸、陶文鹏等主编的《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张彦加的《散文诗探艺》、王幅明的《美丽的混血儿——散文诗的技巧》、徐治平的《散文诗美学论》等等，这些都是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散文诗研究的主要成果。在那以后，又有一些新著出版，如张彦加的《美的文体》、《散文诗新论》，王志清的《心智场景》，龙彼德的《散文诗写作技巧100例》，黄永健的《深港散文诗初论》等等。此外，其他一些诗评家、诗人艾青、叶维廉、林非、谢冕、吕进、孙绍振、孙玉石、耿林莽、刘湛秋、柯蓝、郭风、刘再复、许淇、王尔碑、王珂、那家伦、田一文、向明、野曼、丁芒、李晶标、王慧骐、敏歧、楼肇明、秦兆基、严炎、陈少松、纯人等也发表了关于散文诗的论文。可以看出，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散文诗的研究是非常热闹的，取得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这对散文诗文体理论的建设是大有好处的。更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还不断有热爱散文诗的同道走进散文诗研究的行列。深圳大学文学院的黄永健先生就是其中的执著追求者之一。

黄永健首先是一位散文诗作家，出版有散文诗集《愤怒的剑兰》。他的专著《深港散文诗初论》是他在散文诗研究方面的第

一颗厚重的果实。现在，他又完成了《中国散文诗研究》一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在散文诗创作、研究方面取得了这么多成果，实在值得庆贺。

黄永健在散文诗研究上所下的是硬工夫。他收集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研究散文诗的专著和论文，而且认真研读，吸收了在他看来具有学术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作为自己思考散文诗发展历史与文体演变的基础与参照。《中国散文诗研究》分为上、下二编，其实就是“史”与“论”两个部分。该书有一个副标题“现代汉语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限定了作者的研究对象和切入角度，其关键词是“现代汉语背景”、“新文体”和“理论建构”。

上编分为六章，把中国散文诗分为六个时段（板块）进行了历史的勾勒，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散文诗；30、40年代的散文诗；50、60年代的散文诗；80、90年代的散文诗；台湾的散文诗；香港的散文诗。作者结合历史的演变轨迹，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散文诗发展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勾勒，对一些在文学史关注不多的散文诗作家与作品给予了新的挖掘与评价，比如刘半农、徐玉诺、高长虹、焦菊隐、李金发、徐志摩等都是他主要关注的诗人，对他们的散文诗的艺术性、思想性以及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比较求实的分析。由于作者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诗人联系比较紧密，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诗学材料，他在这一部分论述台湾、香港散文诗的发展时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对于大陆读者与研究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史料和艺术价值。我在写作《散文诗文体论》的时候，虽然参照了不少中外诗人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我更注重“论”一方面，面对“史”，则主要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散文诗发展进行了轮廓式的勾勒。也有一个专章论述台港散文诗，不过，由于当时的资料十分有限，只是借用

了一些选本和零散的刊物了解有关信息，所以写得相当单薄，对台港散文诗的艺术特色揭示得不够深入和全面。黄永健先生对台港散文诗发展的研究，对我的那本小书的有关内容具有很重要的补充作用，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散文诗的整体特征，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

下编主要探讨散文诗的文体特征，也分为六章，分别论述了：（1）散文诗的本体，作者认为诗的本体包括情、意、道、思，而现代诗的本体是“跳跃性纵向推进的现代感情，情绪状态”，现代散文诗的本体是“扩展性发散演绎的现代感情、情绪状态”；（2）散文诗的本体形式及其生成；（3）散文诗的结构，把散文诗的结构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情感模块的平面组合、立体交叉组合和网络状组合，并指出，“现代自由分行诗和散文诗的本体同为现代性的人类感情情绪状态，因此，只要人类依然生活在现代性的环境之中，二者将并行不悖同为现代人类表情达意的文体样式，不过从表达效果上看，散文诗更宜于表现人类现代性的潜意识情景，达到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具有召唤功能的诗思境界，情绪流徙不居，意识波荡起伏，意象交相迭措的网络状、立体交叉状的心理图式和心理结构以散文诗进行充分的展开和呈现，更合理，更宜于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达成异质的理想状态”；（4）散文诗的语言，认为散文诗语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自然流畅、抽象空灵和旋律感、杂沓感；（5）散文诗的审美功能，包括隐喻性、象征性、反讽性、自审性、批评性等；（6）散文诗的本体地位，从历时文体学、共时文体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散文诗在文体学发展中的地位，并根据人们当下对散文诗的关注，认为“散文诗作为当代文坛一个独立文类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散文诗的文体地位在提升”，对散文诗的未来充满自信：“散文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作为现代后现代社会一

个独立的诗体形式与新诗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而且散文诗越是坚持这种批判性、审思性、反讽性的审美品格和美学取向，就越能长期地保持自身的文体优势，巩固自己的文体构成要素，在坚守文体本质性构成要素的前提下吸收、同化其他文类的文体构成的次要因素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文体样式，散文诗有望在现代中国发出更大的声音，出现重要的作品。”这些论述都是有见地的。在论述中，作者吸收了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台湾、香港诗人和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具有比较良好的知识结构，也使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中国散文诗研究》所体现的学风也值得肯定。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史”与“论”往往是分离的，研究史的著作，往往拘泥于史料，难以获得对一种文体的总体评价，而一些以论为主的著作，又脱离对史的打量，甚至脱离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出现了不少主观、武断的结论，这些对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可能带来弊端。事实上，诗歌研究（甚至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无法摆脱“史”与“论”的双重制约，前者是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基础，任何想像、推理都要以此为基础；后者是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是对“史”的提炼与理论升华。只有将“史”与“论”结合起来，诗歌研究才能实现既求实又创新的学术目标，才能真正推动诗歌与诗学的进步。在这方面，黄永健先生的研究体现了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基石，也将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保障。

在当下的各种文体中，散文诗只是一个小文体，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但因为具有独特的收歌特色，它也是最适合表达现代人心理渴求的文体之一，对它的研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人的心理需要，是对现代人给予的人文关怀。学术界对

散文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与整个 20 世纪以来的散文诗发展相比，似乎还显得不够，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开拓，比如，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系统的散文诗发展史方面的著作；我们还没有散文诗理论批评史著作；除了对鲁迅《野草》的研究之外，我们还没有专门研究单个散文诗作家的专著；我们还没有专门对中外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等等。黄永健先生在散文诗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显示了他的实力，作为同样喜爱散文诗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的同好，我期待他在散文诗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果实，着实推动散文诗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是为序。

2004 年 2 月 8 日，于西南师范大学桃花山寓所

弓弩之背影

梁新荣

说散文诗的研究是比较文学范畴的事，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所有研究这种文类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法国的波德莱尔、黎巴嫩的纪伯伦、俄国的屠格涅夫和印度的泰戈尔等名字来。比较文学当然不是两种不同文化领域下的文学作品（或题材）的对等比较，而应该是“文学关系研究”，台湾张汉良说：

第一种关系，是传统的影响接受研究，其目的是建立文学史。第二种关系，是类比研究，其目的是建立文学的类型系统。

这些年来，两岸三地有关散文诗的创作和研究，无疑是兴盛的。但散文诗是“弱勢文体”的现象并未因此而改变。究其原因如下：其一，作家理论家对散文诗的文类认知，差距仍大。关于这点，已为有识之士所察觉，两岸的学者都有提出类似“散文诗不归属于诗，也不归属于散文，而为一既定存在的独立文类”的看法。这渐为建设散文诗理论者的共识。其二，散文诗的创作曾产生了大量追求词藻华丽妩媚而内容苍白空洞的产品。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底下，优秀的散文诗作品给湮没了，读者的接受情况陷进一个低谷。缺乏广阔的读者群令文体的推动困难。其三，为了改变受文学界和评论界忽视的现象，有些散文诗人和编辑开始“媚俗”起来，他们把美女照放在散文诗杂志上，

企图吸引读者的目光，而不是从提升作品质量和理论建设上着手，或思索如何结合文化的元素，寻求一个切合商品社会的存在方式。如此短视，其结果便可能把散文诗引进一个比读者群少更为危险的境地。我国散文诗的创作实践、翻译推介和理论探讨其实都有与白话诗“同等”悠长的历史，第一首散文诗是沈尹默的《月夜》，与第一批白话诗同时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稍前于创作，刘半农第一次引进了外国散文诗作，他翻译了印度作家拉坦德维的散文诗《我行雪中》。此后对散文诗的翻译推介不曾歇止。据台湾学者痖弦的研究，1949年前，波德莱尔、王尔德、泰戈尔、屠格涅夫四大散文诗家的作品，已全部译为中文并结集出版。理论建设的起步也是早来的春天。当时，郑振铎在《新青年》杂志上便曾连续组织过三次讨论散文诗的专辑。诗人郭沫若、滕固、高长虹等都曾对散文诗的文体特性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但散文诗后来的发展却越趋不前，“千呼万唤始出来”，80年代伊始，国内忽而冒出一股散文诗的热潮，风靡全国。这种人为的外力把散文诗推上了一条贯通南东西北的“驰道”，其发展速度数倍于民初。文体抢占了“刊物媒介”的发言权，固然可以做成一种繁华喧闹的假象，令许多迷失的散文诗人沾沾自喜。但历史却是严肃的，最终如何回归“史的书写”，却是另一个情况，甚而可能是反面的。在这当中，理论的建设便有其积极的意义。虽已从早期的状况下滑，现在散文诗的创作仍能“保温”，但相对理论的深化却仍未臻“掀盖”的时候。毋庸置疑，我国第一座散文诗的山峰是鲁迅的《野草》。除了国内，港台两地的学者对鲁迅其人其文都存有或多或少的误解，杂文和小说不说，这种不同程度的误解足令鲁迅的“散文诗”得不到相应的评价。在散文诗研究和创作风气渐臻热切的时候，重温鲁迅《野草》，无疑是有意义的。深圳大学教授黄永健研究散文诗，历时

已久，他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切入，对这种“边缘化”的文类作出深度的剖视。我认为，文类研究，宜从“历史”及“作品”两方面去立说，否则大可不学无术，各凭己意，脱轨立论，而自圆其说。但这样徒增添学术研究上的混乱，这关乎文学研究的“纪律”。黄永健回溯散文诗的上游，并援引大量作品，以“史”为经，以“文本”为纬，提出了他“语流文体”的看法。这是站得住脚的。黄永健说，最能体现刘半农散文诗自觉地向现代散文诗“语流文体”贴近的作品当为“在墨蓝的海洋深处”。这里抽引第一节且看他所谓的“语流文体”是怎样的文字：在墨蓝的海洋深处，暗礁的底里，一些些的微波，我们永世看不见，但若推算它的来因去果，它可直达到世界的边际啊！

我理解的“语流文体”是一种介乎诗歌与散文间的文字。而这种文字没有诗强烈的内在节奏（许多时反倒会回归到诗歌的形式节奏来），字词的极度提炼措置，也不像散文的自然松散，或负载了作者刻意经营的思想意念，尤其是没有西洋小品那种的闲逸的风味，而是一种“有意无意”间趋近思维的自然流动的文字。如墨蓝海洋深处、暗礁的底里，按散文逻辑的思维，是会想到“海床”、“深水鱼类”、“不见天日”、“压力巨大”等意象或形象来，而不会想到“一些些的微波”，但思维自然而然，是有可能想到“微波”的。想到“微波”也不一定有诗意，诗意在“若推算它的来因去果，它可直达到世界的边际啊”！才出现了。这种文字不同于诗（尤其形式）也非散文语句，是谓“语流文体”也。

这两年间，我借进修之由多次往返深圳，常在周末与黄永健相聚于华侨城雅兰居。那是一个雅致清幽的屋苑。从白石洲走去，穿过杂乱的民居后，一边是婆娑树影，一边是不同的百姓店铺，平民得很的一片城区。永健为了散文诗的研究工作，在这里

租赁小室辟为工作间，拒绝都市新新人类的灯红酒绿，而对旧式文人的青灯黄卷甘之如饴。在这狭小的空间内，案头床上、衣橱墙角，都堆放了一叠叠的书刊杂志和影印文稿。我有时和他立在西南的露台上辩论起散文诗的某些观点，扯东拉西，不觉夜深了。忽而一排矮树丛外响起了烟花的爆破声，那是“世界之窗”周末七时四十五分的烟花汇演。烟花的光芒照射在我们的脸上，复又归于平淡，一种生涯的顺逆、得失、起灭、暂久，诸般复杂的滋味涌在心头。此时此刻，知识分子的家国重担与个人感慨，浓厚到无以复加。有时夜再深，我踏着侨城的月色返回白石洲去，留下永健弓弩般的背影在书桌前。那是个如雕塑般坚定的形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刚毅和承担。晚上我在空洞无人的房间内一边翻着书，一边聆听滚石歌手的呐喊，“我把梦，撕了一页，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下了一夜，您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风，冷冷的吹，不停歇……”日照雨底，屋村的紫薇花开了又落，终于那一天，永健送来了他有关散文诗论著的全书定稿，我激动不已，常言“天道酬勤”，我亲身目睹这位来自安徽农村的朋友的拼搏勤奋，确是很令人感动，如今成果堆累，自是天道酬勤之必然。这本《中国散文诗研究——现代汉语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凡二十余万言，纵横开阖，气派宏厚，所论所析，都是很精彩。我惶恐提笔，心之愧疚，难与人言。是为序。

2004年3月10日午后于香港杏花村图书馆

目 录

散文诗研究的新收获

- 序黄永健《中国散文诗研究》…………… 蒋登科 (1)
- 弓弩之背影…………… 梁新荣 (9)
- 绪论…………… (1)

上编 史论

- 第一章 中国散文诗的发生
——20世纪20年代的散文诗…………… (11)
- 第二章 争议与反思
——三四十年的中国散文诗…………… (78)
- 第三章 黎明的叶笛与短笛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散文诗…………… (90)
- 第四章 郁结的历史与美学的迹线
——台湾散文诗创作的境况与实绩…………… (104)
- 第五章 回归与敞开
——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散文诗…………… (125)
- 第六章 香港散文诗创作现状及其走向…………… (177)